



# 欧也妮·葛朗台 高老头

Eugénie Grandet  
Le Père Goriot

[法] 巴尔扎克◎著 贾旭超◎译





# 欧也妮·葛朗台 高老头

Eugénie Grandet  
Le Père Goriot

—— [法] 巴尔扎克◎著 贾旭超◎译 ——

煤炭工业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也妮·葛朗台; 高老头/ (法) 巴尔扎克著; 贾旭超译. -- 北京: 煤炭工业出版社, 2016

ISBN 978 - 7 - 5020 - 5083 - 2

I. ①欧… II. ①巴… ②贾…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集—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5422 号

---

欧也妮·葛朗台; 高老头

著 者 (法) 巴尔扎克  
译 者 贾旭超  
责任编辑 马明仁  
责任校对 郭浩亮  
封面设计 新吉乐夫  
封面插画 严文胜

出版发行 煤炭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 35 号 100029)  
电 话 010 - 84657898 (总编室)  
010 - 64018321 (发行部) 010 - 84657880 (读者服务部)

电子信箱 cciph612@126.com

网 址 www.cciph.com.cn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sup>1</sup>/<sub>16</sub> 印张 17 字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社内编号 7934 定价 27.00 元

---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 84657880

## 目 录

### 高 老 头

第一章 .....	3
第二章 .....	30
第三章 .....	50
第四章 .....	81
第五章 .....	118
第六章 .....	138

### 欧也妮·葛朗台

第一章 .....	158
第二章 .....	176
第三章 .....	187
第四章 .....	209
第五章 .....	233
第六章 .....	253
第七章 .....	264

# 高老头



## 第一章

巴黎城里的人都知道，佛哥太太是一位老女人，她的夫家姓伏盖，娘家姓龚弗冷。40年以来，她一直开着一所兼营客饭的公寓，公寓坐落于拉丁区和圣·玛赛城关之间的什·热威希街。

人人称之为伏盖家，这所寄宿所接纳一切男女老少，从来没有发生过有伤风化之事。然而30年间却不曾有一位姑娘寄宿过，而且除非家庭给予极少的生活费，才能让一个年轻男士来此住宿。虽然如此，1819年那出悲剧开场的时候，公寓里却的确住着一位可怜的少女。

“悲剧”这个词已经泛滥成灾了，以致无人相信，但是这里必须用这个字眼。并不是说在真正的意思上，这个故事有什么戏剧意味；但我这部书出版之后，京城内外<sup>①</sup>或许有人会掉些许眼泪。在巴黎城外，是否依旧有人理解这本书！倒也实在是个问号。书中有不少考证与本地风光，只有住在蒙玛脱岗与蒙罗越高地<sup>②</sup>中间地带的人才可以领会。这个著名的盆地，墙壁上的石灰总是不停地往下掉，黑乎乎的泥浆溢满了阴沟；到处是真苦难、假欢喜，而且总是那么忙乱，不知怎样重要的事情才能在这里产生轰动效应。可是也有些微微的痛苦，因为罪恶与德行掺杂在一起而显得伟大神圣，使一贯自私的人也会定定神，生出一丝同情心；然而他们的感想只是出现在那一瞬间，如同匆忙咽下的一粒美味的果子，文明犹如一辆大车，和印度的神车没有什么区别，碰到一颗十分坚韧的心，稍稍耽搁片刻，马上便把它压碎了，随即大刀阔斧地前行。你们读者可能也是这样！用洁白的双手拿着这本书，埋在温暖的安乐椅里，想着说不定这本小说可以使我消磨一下时光。读完了高老头的“不幸隐私”以后，您或许依然胃口极好地用晚餐，把您的无动于衷推卸给作者，认为作者过分夸张。哪知道这个悲剧不是主观臆想，也不是信口雌黄，而是客观事实<sup>③</sup>，以至于人人都能在自己身上或心灵深处找到悲剧中的要素。

公寓的房子是伏盖太太的财产，位于什·热威希街的下段，恰好就是一个斜坡向弩箭街低凹下去的地方。坡很陡且崎岖不平，很少有马匹爬上爬下，所以夹在华特葛拉斯军医院和先贤们之间的那个窄小的街道上十分寂静。两座大建筑笼罩下的黄色调改变了周围的气氛，窟窿显得阴沉而且庄严，使一切都显得毫无光彩，街上的石板干干的！阴沟里既没有污泥，也没有水！靠近墙根的地方杂草丛生。每当到了这个地方，连最没心事的人也会变得心事重重。一辆车子的声音在这儿是件大事。屋子阴冷灰暗，整面墙垣全带着几分牢狱气息。一个认不出路的巴黎人看到的

① 原文为拉丁文：intra muros et extra。

② 这两处高地都是过去巴黎的郊区，分别位于巴黎城南北两侧。

③ 原文为英语：All is true，取自莎士比亚剧作《亨利八世》。

只是一些公寓或者私塾，苦难或艰难，等死的老人们，或想作乐却不得不低下头用功的青年。这是巴黎城里最丑陋的世人皆知的地方，尤其是什·热威希街，犹如一个古铜框子，跟这个故事严丝合缝。为了让读者能够了解，尽管用灰黑的色调和沉重的描写并不过分，正如游客参观初期基督徒墓窟的时候，走下一级又一级的石梯，光线随之变得暗淡起来，向导的嗓音也变得越来越空无一物了。谁又能说，枯萎的心灵与空洞的骷髅，到底哪一种看上去更令人恐怖呢？

公寓的侧面与街道相邻，前面则是小花园，房屋与圣日内维新街呈垂直状。房子正前和小园之间有条略呈漏斗状的小石子路，大约宽两米；前面是一条平行的沙石小路，两边的风衣草、夹竹桃和石榴树，统统种在蓝白的大陶盆内。小路与街道相邻的一头有一扇小门，上面钉着一块招牌，写道“佛哥公寓”。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即本店兼包客饭，不论男女，敬请惠顾。”

靠近街道的栅门上安装有一个门铃，铃声极其尖锐。白天你从栅栏门前走过时，可以看到小路另一头的墙上画有一个神龛，或许出自本街区哪位画家的手笔。神龛内供着一座爱神像，浑身油彩斑驳，鉴赏家或许会把它看作爱情病的标记，那是在邻近的街上<sup>①</sup>即可医治的小儿科。神像底座上写有字迹模糊的铭文，使人联想到雕像的年代，伏尔泰在1777年回到巴黎而备受欢迎的年代。那两句铭文是：

无论你是谁，她总是你的师傅，  
现在是，过去是，将来也可能是。

夜幕快要降临了，栅栏门换上了板门。小园的宽度与屋子正面的长度正如同。园子两旁，一边是临街的墙，另一边是与邻居分界的墙；这座界墙被整片的常春藤遮得严严实实，这在巴黎城中也算是一道风景，十分惹眼。每一处的墙壁上都钉有果树和葡萄藤，小而密集的果实便是佛哥太太年年都会忧虑的事情，这也成了房客们的谈资。顺着侧面的两堵墙各有一条狭小的甬道，甬道尽头处是一片菩提树荫。尽管佛哥太太出生在龚弗冷，但“菩提树”三个字总是不能正确的读出，房客们常用文法来帮她纠正发音，却是白费劲了。两条甬道中间，一大块方地上种着朝鲜蓟，它的两边是果树，被修剪成圆锥形，四面又围着些莴苣、早芹和酸菜。菩提树荫下有一张绿色油漆圆桌，四周放了几条凳子。在热得能孵化鸡子的大暑天，有钱喝得上咖啡的顾客，将在这几品尝佛哥太太的咖啡。

四层楼以上加有小阁楼的房子都是用粗沙石建成的，刷的那种黄颜色几乎使巴黎所有的房子都令人作呕。每一层楼上都开有五扇窗户，均是小块的玻璃；撑起用细木条子做成的遮阳，遮阳高低不一，杂乱无章。房子侧面有两扇窗，楼下的两扇安装有铁栅栏和铁丝网，大有防盗之意。正房之后是个大院落，宽约20尺，那些猪呀、鸭呀、兔子呀，它们和睦相处；院子里有个用来堆木柴的棚子，与厨房的后

<sup>①</sup> 指1784年建立的性病医院，位于巴黎圣雅各区。



窗中间挂着一个食品柜，下面淌着从洗碗池流出来的污水。邻着什·热威希街还有一扇小门，厨娘们必须洗刷院子时，就通过这扇门把垃圾扫到了街道上。

房子本来是准备用来做公寓的。为了吸收光线，底层的第一间屋子装有两扇临街的窗子，通向园子的是一扇落地长窗。客厅的侧面与饭厅相通，饭厅与厨房中间是个楼梯道，楼梯的台阶是由木板和擦得亮闪闪的彩色地砖拼成的。举目望去，客厅的景象更加萧条了：为数不多的沙发和椅子上面包的廉价的马鬃布，用带有一条条时而昏暗时而闪光的纹路的马鬃布包着。正中间放置着一张黑底白纹的云石面圆桌，桌上摆放一套白瓷小酒杯，上面的金线已剥落掉一大半，这样的酒杯现在还随处可见。房间里的地板很糟糕，四周的护壁板只有半人高，其余的部分糊着上油的花纸，上面画着《丹兰玛葛》<sup>①</sup>主要的几幕情节，那些有名的人物都披着颜色。两扇带有铁丝网的窗子中间的壁上，画着加理泼梭款待于理斯的儿子的盛宴的图画。一些很有名的人物的身上都涂有五彩缤纷的颜色。40年以来这幅画时常引起入住的年轻房客们的嘲讽，将他们因贫穷而不得不将就的饭食取笑一番，以表明自己的地位远远高于处境。石砌的壁炉架上，有两瓶藏在玻璃罩下的旧纸花，中间放了一座俗不可耐的半蓝不蓝的云石摆钟。除非有重要的事情发生，否则这里是不生炉子的，这间房子里散发出一种说不出的怪味，我们暂且将它叫作“公寓味”吧。那是一种闭塞的、霉烂的、酸腐的味道，让人发冷，闻起来又潮腻腻的，钻入了衣服之中；那是刚吃过饭的饭厅里的气味，酒菜混着碗盏的气味，以及救济院中的那种气味。所有的房客特有的气味，与他们伤风时发出的气味会合成了令人生厌作呕的味道，若加以分析，这种味道就不那么难理解了。话也得说回来，这间客室虽然使你恶心，但相比较于隔壁的饭厅，你还是觉得客厅有点体面、芬芳，如同太太们的上房一般呢。

饭厅全都装着护壁板，已经难以辨别油漆的颜色了，只有一块块油漆画出的奇形怪状的图案。每个黏手的食器柜上都摆着破裂的水瓶、雕刻着花纹的金属垫子，以及很多破旧的都尔奈<sup>②</sup>的蓝边厚瓷盆。一口小橱放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有许多标着号码的格子，里面存着寄膳客人满是污迹和酒痕的餐巾。还有一些用不着的家具，由于没地方放了，与那些文明的残骸被丢弃在救济院里一样。

你会发现一个晴雨表，下雨的时候便会有一个教士出现；还有许多让人恶心的版画，配着黑漆描金的框子；一口古老的镶铜的贝壳座钟；一只绿色火炉；几盏灰尘与油混合在一起的挂灯；一张铺着漆布的长桌，上面油腻的厚度，甚至淘气的实习医生都可以用手指在上面把自己的姓名刻下来；几把残缺不全的椅子；几块可怜巴巴的小脚毯，草辫似散非散；还有一些破破烂烂的脚炉，洞眼碎裂，铰链零落，木座子已被烤得早已无法辨认最初的颜色了。这些家具陈旧、碎裂、霉烂、虫蛀，影响读者对这本书的兴趣，作者也不忍心再考验读者的耐心了。

<sup>①</sup> 指18世纪法国作家费那龙的一部小说《丹兰玛葛》，内容为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奥德修斯之子寻父的故事。

<sup>②</sup> 原法国城市，1830年后归属比利时。

红色的地砖因擦洗与着色过多，表面坑坑洼洼的。总而言之，这里是一片毫无诗情画意的穷困景象；虽然还没有泥浆，但已劣迹斑斑；即使没有破洞，不会褴褛，也即将崩溃腐朽，变成垃圾。

这间房子最辉煌的时间便是大约早晨7点，佛哥太太的猫总是赶在主人之前抢先登场，它首先跳到食器柜上，嗅了嗅许多罐盖有碟子的牛奶，呼啊呼啊，开始做它的早课。过了片刻寡妇来了，网纱做的便帽下面，露出一圈没来得及戴好的假头发，懒洋洋地踩着软鞋睡眼惺忪的。她的脸色憔悴不堪，正中隆起一只突兀的鹰钩鼻，浑圆的小手，像教堂的耗子般胖胖的身材，蓬松饱满的面颊，颠耸耸的乳房，所有都与这寒酸气十足而暗里蹲着冒险家的饭厅合拍。她呼吸着屋里暖洋洋的臭味，却一点儿也不觉得恶心。她的面容似秋季初霜一样新鲜，眼睛的四周满是皱纹，表情可以从像舞女那样的笑中含情，一跃而变为像债主那样的横眉立目。总而言之，公寓的内容可以从她的品格上体现出来，公寓是她的注脚；就如监狱里少不了牢头禁卒，绝不能分开。这个妇人身体肥胖，不带有一丝的血色，便是这种生活的产物，就好像染病是医院气息的后果一样。用毛线编织而成的衬裙从罩裙下露了出来，罩裙又是用旧衣衫改制的，棉絮从裂缝中露出来；这些衣衫又是客室、饭厅与小园的微缩版，厨房中的内容和房客的品格也从中泄露出来了。她在场时，这种场面也就更完美了。

50岁上下的佛哥太太看上去和一切经过忧患的女人无异，她的眼睛里总是毫无光彩，假惺惺的神气酷似一个随时会装怒来敲竹杠的媒婆，而且她存心不择手段讨便宜，若世界上还有什么乔治或毕希葛吕<sup>①</sup>出卖，她是绝对要出卖他们的。可房客们却没有谁认为她是坏人，他们也听见她和他们一样咳嗽、哼哼，因此便相信她真的很贫穷。她从未向大家谈起佛哥先生是怎么样的人。他是如何抛弃了家中的产业的呢？她说是遭了厄运。他对她不好，仅仅留给她一双好流眼泪的眼睛，留给她这所房子维持生活，还给予了她一种毫不怜悯别人的苦难的权利，这是因为她说她受尽了天下所有的苦难，看不到比自己更不幸的人。

每当女主人那匆匆的脚步声传入耳中时，胖子厨娘西尔韦赶忙打点房客们的中饭。通常，她们只包寄宿房客的晚饭，每月交30法郎饭费。

这个故事刚刚开始的时候，寄宿的房客共有七位。二层楼上是全公寓最好的两套房间，佛哥太太占用其中小的一套，另一套住着古的太太，在共和政府统治时期，她那已故的丈夫曾任过军需官一职。和她同住的是一个年轻的少女维多莉·坦依凡小姐，她把古的太太看作母亲一般。这两位女客的膳宿费用每年是1800法郎。楼上三层的两套房间里，分别住着一个姓伯瓦拉的老先生和一个年纪在40岁左右、戴假发、鬓角染黑了的男子，他自称是退休的商人，叫佛托拉先生。四层楼上还有四个房间：老姑娘米茜努小姐住了一间；他经营面条和淀粉生意，大家都习惯地称他为高老头，住了另外的一间；另外两间是给“候鸟”预备的，留给像高老头和米

<sup>①</sup> 二人均为18世纪时法国的将军，1803年二人合谋暗杀拿破仑失败被杀。

茜努小姐一样只付得起每月45法郎膳宿费的穷学生。除非佛哥太太没有办法，这种人她是不愿意招收的，因为他们要吃许许多多的面包！

在那时候，两个房间中的一个，住着一位从安古兰末<sup>①</sup>乡下来到巴黎读法律的青年学生奥耶那·德·朗森狄尼。他家人口众多，为了支付他每年1200法郎的生活费，全家省吃俭用。他属于那种由于家境贫寒，因此不得不努力学习的年轻人，从小就深知父母的不易，自己在那里梦想锦绣的前程，思虑学业的影响，选学科迎合社会未来的动向，以便捷足先登，谋利于社会，回报家庭。假如他没有独特的观察能力，没有在巴黎交际场中可以无孔不入的本领，我们的这则故事就没有真实的色彩了；这点真实性全部要归功于他敏锐的头脑，归功于他有种去探索一桩惨事内幕的欲望，而这幕悲剧的制造者和遭受者都对此十分忌讳，只字不提，四层楼的顶上还有三间阁楼，其中一间用来晾衣服，还有两间是做粗活的男仆利列瑟杜弗与胖子厨娘西尔韦的卧房。

除了七位寄宿的房客外，佛哥太太把旺季淡季统统算上共有八位法科或医科的大学生和两三位住在附近的熟客，只包一顿晚饭。饭厅一般可以容纳一二十人，晚餐时将坐到18个人；午饭时仅有七位房客，大家围坐一桌倒挺有家庭氛围的。每位房客都趿着软鞋下楼，对其他人的衣着、神气、隔夜的故事，都要津津有味地品评一番。这七位房客倒成了佛哥太太特别宠爱的孩子，她依照膳宿费的数目，对房客定下照顾和尊敬的分寸，如同天文学家一般十分准确。而这些萍水相逢的人心里也都有着同样的尺度。三层楼的两位房客一个月才付72法郎，如此便宜的价钱也只能在圣·玛赛城关，或是产科医院和流民习艺所中间的那些地段才能找到。而这一点也就说明了，足以证明那些房客或明或暗全受着贫穷的逼迫，才使这座房子内部的寒酸相，在房客们破烂的着装上显露无遗。

男人们身上的大褂颜色难辨，好像丢在高等住宅区垃圾桶边上的靴子，衣领磨破的衬衫，名不副实的衣服。女人们穿着黯淡陈旧、反复染过而又褪色的服装，饰以补过的旧花边，她们戴的手套上衬着陈旧的花边！而且都有点发亮。衣服虽然这样，但差不多各个都生得很结实，都已在生活的大风浪里经受过历练；冰冷严峻的脸，好像和旧的而不再继续流通的银币一样模糊；干瘪瘪的嘴巴里长着一副极其尖利的牙齿。看见他们就能理解到那些已经上演过的和正在上演的戏剧，这并不是在脚灯和布景的前面上演的，而是一出出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戏剧，一部部催人泪下的、冷酷无情的、永无休止的戏剧。

老姑娘米茜努，双眼疲惫不堪，上面戴着一个油乎乎的用绿绸做成的眼罩，扣在脑袋上的铜丝着实把慈悲女神吓一大跳，身上也是瘦骨嶙峋的！如同一个骨架子一般，上面却披着一副穗子零零落落似眼泪一般的披肩。昔日她肯定也曾经美丽迷人，现在怎么会形销骨立呢？因为荒唐胡闹吗？有什么伤心的事吗？是过分贪心吗？还是陷入情网不能自拔？有没有兜售过服饰？还是可能是个娼妓？是否因为年

<sup>①</sup> 法国地名，为外省。

轻时骄奢过度，年老时才受到路人侧目的报应？惨白的眼睛让人毛骨悚然，干瘪的脸上显得有点凶巴巴的，尖利的说话声更像是丛林中冬天将至时的蝉鸣。她自称曾服侍过一个患膀胱炎的老人，这老人被儿女们认为没有钱而抛弃了他。老人给她1000法郎的终身年金，到现在他的继承人还时常因此跟她争执，恶意伤害她。显然她的面貌是被情欲摧残得非常厉害，然而在她的肌肤上，还留有一些白净和细腻的痕迹，让人觉得她的身上多少还保留着一些动人之处。

伯瓦拉先生几乎是架机器。他在植物园中的小径上行走时，活像一个灰色的幽灵，头上戴着软软的陈旧的鸭舌帽，无力地抓着一根手杖，上面的象牙球柄早已发黄了；褪色的大褂遮不住空荡荡的扎脚裤，衣服极不协调地在那里胡乱扯着；脚上穿着蓝色的袜子，两条腿像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上身穿着露出胸脯的白背心，粗纱颈饰如同一根枯草，同绕在火鸡脖子上一样很别扭的领带，二者凌乱地纠缠在一起。根据他那副模样，大家都在心里嘀咕，这个幽灵样的人是否跟在意大利大街上溜达的哥儿们一样属于泼辣放肆的白种民族？是什么工作使他变得这样干瘪瘦小的？是什么样的欲望把他那张长满小球刺儿的脸弄成了黑沉沉的猪肝色？若把这张脸画成漫画。几乎不像是真的面孔。

以前他是干什么的？负责处置违反伦理的罪犯所用的蒙面黑纱，曾经收到过刽子手们送来的账单，执行死囚犯所用的蒙面黑纱，刑台下铺的糠，刑架上挂铡刀的绳子等等。他也可能做过屠宰场的收款员，或者当过卫生部门的副检察官吧。总之，这个家伙如同是社会大磨坊里的一头驴子，做了奴隶却从看不到主人是谁，仿佛是一个公众的灾殃或丑事都围着它转的轴心。总之，这种总给我们一种生活中随处可见，到底这样的人不可缺少。这一张张被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痛苦折磨得僵死的面容，巴黎的上流人物是不可能获知的。巴黎真是一片海洋，即使丢下探海锤也无法测量它的深度。无论是花费多少的心血，不管海洋的探险家是如何众多，如何热心，时时刻刻都会发现一片处女地，发现一个新的洞穴，或是几束鲜花，几颗珍珠，一些妖魔鬼怪，还有一些为文学上的探索者所忽略的不可思议的东西。佛哥公寓便是其中之一，其中有两张面孔与大多数的房客和包饭的客人构成了鲜明的对比。维多莉·坦依凡小姐面色苍白，带些病态，像患有干血癆的姑娘；经常的忧郁、局促的态度以及寒酸娇弱的外貌，使她脱不了痛苦这个主要基调；虽说如此，虽然老是忧郁不堪，她的动作和声音也仍然是轻快的。这个不幸的女孩儿就如同一株刚刚移植的灌木，只是因为水土不服的原因而显得叶子有些萎黄。她那黄里透红的面容，灰黄的头发，太纤瘦的腰身，显得有点像近代诗人在中世纪的小雕像。灰中带黑的眼睛显出她是有基督徒式的温柔与隐忍的。她穿着朴素而廉价的衣服，显出年轻的体态；她以和谐匀称取胜。只要心情愉快，她也非常动人；女人在有幸福感时才具有美感，正如打扮齐整才显得俊俏一样。如果舞会的欢乐为这张惨白的面孔涂上了一些粉红的色彩，若是考究的生活能使这对已微微凹陷的面颊重新丰满而泛起红晕，若是爱情能使这双忧郁的眼睛再重新流光溢彩的话，维多莉小姐也许可以与最美的少女一比高下。她只不过缺少能使女人返老还童的东西，即衣服和情

书。她的故事足可以编写一本书了。她的父亲自以为他有不认亲生女儿的理由，不把她留在身边，每年只供给她600法郎的生活费，又改变了他财产的性质，以准备全部留给儿子。维多莉的母亲于悲苦绝望之中，最后死在远亲古的太太的家里；古的太太视孤女如同己出，把她抚养成人。

作为共和政府军需官的遗孀，古的太太除了丈夫的预赠年金和公家的抚恤金以外她双手空空，她随时都有可能丢下这个既无经验又无资产的少女，任凭社会随意摆布。善良的古的太太每星期都会带维多莉去做弥撒，每隔半个月还要去忏悔一次，使她将来至少能成为一个虔诚的姑娘。这个方法真的很不赖，多了对宗教热情的支撑，这个弃女将来也可能会有一条出路。她爱她的父亲，每年都回家转述母亲临终时对父亲的宽恕；但每次她都遭遇父亲的冷遇，悻悻而归。只有她的哥哥才能在其中周旋，但他四年中从没有到公寓来看望过她一次，也从没有给予过她一点帮助。她祈祷上帝能擦亮父亲的眼睛，感动她的哥哥，她为他俩祈祷，对他们毫无怨言。古的太太和佛哥太太却憎恨字典上咒骂的字眼写得太多，不足以形容这一老一少两个男人这种野蛮的做法。当她们诅咒混账的富豪时，总会听到维多莉说些柔和的话，就似受伤的野鸽即使在痛苦呻吟时，在她那充满了痛苦的叫喊声中流露出了爱。

奥耶那·德·朗森狄尼拥有白皮肤、黑头发、蓝眼睛，完全是南方型的。风度、举止、姿态，都表明他是大户人家的孩子，幼年的教育只许他有高雅的习惯。尽管身着朴素的衣服，平时都穿隔年的旧衣服，但有时也会打扮得风度翩翩地上街。平常老穿着隔了年头的旧衣服，粗背心；蹩脚的旧黑领带扎得马马虎虎，如同一个普通的大学生一样；裤子与上衣相似，靴子的底皮已经被换过了。

在两个青年和其他房客之间的中间人物，是40岁左右、鬓角染黑的佛托拉。无论谁遇见了他都会大喊一声：“好一条汉子！”他的双肩很宽，很发达的胸部，肌肉显得有些暴突，方方的手生得十分厚实，手指中节生着一簇簇茶红色的浓毛。那张还没有到一定年龄就布满了皱纹的脸庞好像是性格冷酷无情的标志；但是就他温和和亲热的态度，又不像是个冷酷之人。他的嗓音介于男低音与男中音中间，同他那粗犷而达观的性格十分合拍，一点都不招人讨厌。他十分殷勤，脸上总是堆着笑。锁钥坏了，他立刻上前帮忙拆下来，及时地修理、上油，又锉又磨，安装起来，说：“我会这一套。”他似乎什么都懂帆船、海洋、法国、外国、买卖、人物、时事、法律、旅馆、监狱等等。若有人过于抱怨诉苦，他马上会凑过来，伸出援助之手。有好几次他借钱给佛哥太太和一些房客，受惠的人是到死也不敢赖他的账，因为他表面上虽很和气，却有一道深沉而坚决的目光让人畏惧。一看他那吐口水的样子，就能明白他的沉着与冷静：若是碰上什么尴尬局面，他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如同一些严厉的法官一般，他的眼睛几乎能看清所有的问题、所有的心地与感情。他平时大多午饭出门，然后回来用晚饭，他整个傍晚都不在家中，到半夜左右再回来，用佛哥太太给他的百宝钥匙打开大门。百宝钥匙这种待遇在这座公寓里只限他一个人。他对待寡妇的态度是好得不能再好了，叫她“妈妈”，搂着她的腰，可

惜这种奉承对方不能完全受用。老妈妈认为这并没什么大不了，但只有佛托拉那么长的胳膊才能搂得住这副粗大的腰身。他还有一个特点，每次饭后都要喝一杯葛洛丽亚，每个月十分大意地花掉 15 法郎。当一般青年人浑然不知地卷在巴黎生活的旋涡里，固然那样的老人毫不关心与自己有关的所有事情，即使不像他们那样肤浅的人，也很难会留心佛托拉的形迹可疑。他知道或猜得出他周围的人的逸闻琐事，但是，没有人能洞悉他经常在想什么，忙什么。虽然他常把亲热的态度和快活的性情当作一副面具罩在自己与别人之间，但是，他又常有意使人察觉出他性格中的深不可测、令人畏惧。他经常大发牢骚，专爱挖苦法律，攻击上流社会，抨击它的矛盾，好像他对社会的现状心存不满，心灵深处深深地隐藏着什么秘密。

坦依凡小姐暗中鄙视的目光和私下的蠢蠢欲动的想法，都与这位中年人以及那位大学生有关。一个是精力充沛，一个是长相俊美，她早就在不知不觉中被他们吸引。可是，他俩都几乎对她视而不见，尽管天道无常，没准儿哪一天就能让她变成一个美丽富有的求爱对象。

那些人也不愿推断别人心中的苦难是真是假，除了毫不关心，他们还会因为彼此处境不同而提防着别人。他们自知没有能力减轻旁人的痛苦，而且平时叹苦难叹得过多，已经说尽了互相安慰的话语，像老夫妻一样无话可谈；他们之间只有机械地生活，像没有上油的齿轮般互相推动。他们能在路上看到一个瞎子而头也不回地走过去，也能够漠然地听人家讲一桩苦难，甚至认为死亡结束是一个悲惨局面最好的办法；由于饱经忧患，对人间最悲惨的结局也会见怪不怪，冷眼旁观。在这些伤心人中最幸福的还算佛哥太太，高高在上地管理着这所私人救济院。只有佛哥太太才感到那个小园像一座笑盈盈的树林；实际上，却充满着静寂与寒冷，干燥与潮湿，园子如同一片广阔无垠的大草原一样；只因为有她，这所昏黄黄、阴沉沉，到处是苔藓和铜锈味的屋子，才多少显得有些愉快。这些牢房是她的，她给这批终生服苦役的犯人们喂食，他们也尊重她的权威。以她所定的价钱，这些可怜的人们在巴黎哪儿还能找到又充足又卫生的饭食，虽然不能安排得高雅闲适，但至少也可以住在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房间。即使她做事极不公正，客人也只能默默地忍受，不敢喊冤。

这样的集体是这个完整的社会缩影，只不过更为具体、卑微罢了。如同学校里和交际场上一般，在这 18 位客人当中，也有一位可怜而倒霉的人，老是遭受别人的白眼。奥耶那·德·朗森狄尼住到第二年年初时，感到在这个他还必须度过两个年头的环境中，最惹人注目的就是那个出气筒，从前曾做面条生意的高里奥老头。

若要作画，画家将会像历史学家一样，把画面上的光线集中在高老头一个人身上。大家半带仇恨的轻蔑，带着不屑的虐待，对苦难毫不留情的态度，干吗加在一个年纪最大的房客身上呢？难道他的一些怪诞可笑之处比起什么恶行来更令人不能原谅吗？这些问题牵涉着社会上的很多暴行。也许人的天性喜欢让那些谦卑懦弱的人，或者毫无办法而忍受一切的人去忍受一切。我们都不喜欢把什么人或物当作牺

牲品来证明我们自己的力量吗？最幼弱的生物，譬如小孩，就会在大冷天按人家的门铃，或者脚尖着地把自己的姓名写在刚刚建成的建筑物上。69岁高龄的高老头，从1813年不做生意后，就投宿到佛哥太太的公寓来。他起初住古的太太的那套房间，每年要支付1200法郎的食宿费，那气派像多五个路易<sup>①</sup>少五个路易都无所谓似的。佛哥太太预收了一笔补偿费，重新布置了一下那三间房间，又添置一些起码的家具，如黄布窗帘，羊毛绒面的安乐椅，几张胶画，一些甚至乡村酒店都不屑用的壁纸。高老头在那时还被大家尊称为高里奥先生，也许因为房东看到他那满不在乎的阔气，还以为他是个有钱的傻瓜，对生意一窍不通。高里奥刚搬来的时候箱笼充实，里外服装，被褥行头，都相当讲究，表明这位退休的老商人很会享受。18件二号荷兰的细布衬衫，令佛哥太太叹赏不止。面条商还在他的襟饰上别着两只大金钢钻别针，中间有条小链子，越显出衬衣料子的细洁。他平常穿一套宝蓝色的衣服，天天都要换一件雪白雪白的细格子布做成的背心，下面鼓出一个滚圆的大肚子在那儿蠕动，将上面一条镶有各色坠子的粗金链子，震得一蹦一跳。鼻烟匣也是金的，里面有一个盛满头发的小圆匣子，似乎他还有一些风流往事呢。当听到房东太太说他风流时，他高兴极了，嘴角上便挂起一丝听人恭维他的心上人时所特有的微笑。他的柜子（他跟穷人一样把这个名词念成别的音）装满很多日用的银器。佛哥寡妇在殷勤地帮他整理东西时，不禁两眼闪闪发光，什么勺子、羹匙、食品、油瓶、汤碗、盘子、镀金的早餐用具应有尽有，以及美丑不一、相当有分量，他又舍不得放手的東西，这些东西使他回忆起发生在家庭生活中的大事。他抓起一只盘子跟一个盖上有两只小鸽亲嘴状的小钵，跟佛哥太太说：“这是我的妻子在我们婚后的第一个周年送给我的礼物。可怜的好人哪！她把做姑娘时的私房钱都用来买这几件东西。噢，太太，要我动手翻土都行，而这些东西我绝不放手。谢天谢地！在我的余生，每天早上都能用这只漂亮的小碗喝咖啡呢！我不用发愁，能吃现成饭的日子可长着呢。”

后来，佛哥太太那双喜鹊样的眼还瞥见一叠公债票，随便估计一下，高里奥这位好人每年都有8000到10000法郎的进款呢！自那天起，龚弗冷家的小姐，年纪48而只承认自己39的佛哥太太，竟打起高里奥先生的主意来了。尽管高里奥的眼角翻了出来，又虚肿又往下掉，他常常要用手去抹，她还觉得这副相貌相当体面，讨人喜欢。他的多肉而凸起的腿肚子，和他的方鼻子一样显示他具备佛哥寡妇所看重的德行；而那张满月般圆润而痴呆的脸，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寡妇理想中的男人就应当精壮结实，能把他的全部精力发泄在感情上。每天早晨，多艺学校的理发师都会来替高里奥将头发扑粉，梳成鸽翅样式，在他的低额角上留五个尖角，显得很漂亮。尽管多少有点儿土气，但他打扮得十分整齐。他倒起鼻烟来也总是一大堆，吸进鼻孔的神气表示他不担心烟壶里会缺少玛古巴<sup>②</sup>。因此高里奥先生搬进佛

① 旧时法国金币，一个路易约值20法郎，因金币上更有法国路易九世国王头像而得名。

② 一种鼻烟，产自马提尼克岛。

哥太太家的那日，她便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盘算如何离开佛哥的坟墓到高里奥那里去重生；她用欲火烤这个意图，像烤一只涂满了油脂的竹鸡。还有，将公寓出卖，同这位布尔乔亚的精英结合，变成本区中一位显赫的太太，为穷人募捐，星期天逛旭阿西、梭阿西和香蒂伊<sup>①</sup>；想上戏院就上戏院，坐坐包厢，不用等待在7月来临后房客们弄来几张作家的赠票，然后转送给她，一句话，她已在幻想中过起巴黎小康之家那幸福而美满的生活来了。她有一个铜子一个铜子积起来的40000法郎的存款，对谁也没说起过。当然，她认为以财产而论，自己还是一个挺不错的对象。

“至于别的条件，我还怕比不上这家伙！”她边想边在床上翻了个身，似乎是有意展示一下她那优美的身躯，所以胖子西尔韦每天早上都发现褥子上有个陷下去的窝。

打这天起，大约有三个月的时间，佛哥寡妇使用高里奥先生的理发师，在装扮上费了点心思，假如说公寓里来往的客人都很体面，自己也应修饰得与他们相称。她千方百计地想把房客们调整一下，声称从今以后，她要分发传单，接待从各方面看起来都最体面的人。每当有陌生的客人登门时，她便借机宣传，巴黎最有名望·最有地位的商界巨头高里奥先生，也钟情于她的公寓。上面用大字写着：“佛哥公寓”，后面还写道：“拉丁区最悠久最有名的包饭公寓。风景秀美，可以远眺高勃冷盆地（那是应在顶层远眺的），而且还有一个精巧的小花园，菩提树下，曲径通幽。”另外还写些环境清静，空气新鲜的话。这份传单帮她引来了德·朗倍梅尼伯爵夫人，36岁，丈夫是位战死在战场上的将军；她以寡妇的身份等待政府同她结账，并等待领取抚恤金。佛哥太太将饭菜弄得很精美，整整六个月里，客厅里都生了火，传单上的诺言全都严格履行，甚至不惜花去了她的血本。伯爵夫人称佛哥太太为“亲爱的朋友”，说准备介绍她的两位朋友，德·伏曼朗男爵夫人与上校毕各阿棱伯爵的寡妇，也介绍到这儿来往；她们住在玛莱区一家比佛哥公寓贵得多的宿舍里，租期将要满了。只要行政部门将手续办完之后，这些夫人都是些富婆。

“可是，”她说道，“衙门里的公事总也不结束。”

两位寡妇晚饭后一块儿上楼，到佛哥太太房间里聊天，喝着果子酒，又一同吃着女房东精心预备的糖果。德·朗倍梅尼夫人非常赞成房东太太对高里奥的看法，觉得那确实是高见，据说她一进门就已猜到房东太太的心思，认为高里奥是位完美无缺的男人。

“啊！明智的太太，”佛哥寡妇对她说，“这个人身体很棒，保养得很好，还可以为一个女人带来很多的乐趣呢。”

伯爵太太十分热情地为伏曼太太的衣着打扮献计献策，说这还不能跟她的抱负相匹配。“你应该武装起来。”她说。仔细计算一番后，两个寡妇一起上王宫市场的木廊<sup>②</sup>，购买了一顶有羽毛装饰的帽子和一顶便帽。伯爵夫人还带她的这位新朋友

① 巴黎近郊的风景名胜区。

② 巴黎王宫市场里的一条拱廊街，因为两侧店铺都是木板盖成，故得名。



到小耶纳德铺子选了一件衣衫和一条披肩。寡妇披挂上这些“胄甲”，全副武装得活像个牛排饭店招牌上的女人。她却感到自己大大改观，增添了不少风韵，便十分感激伯爵夫人。尽管她素来小气，也非要伯爵夫人接受一顶 20 法郎的帽子不可；其实，她是准备请她去试探高里奥的口气的，吹捧自己一番。

朗倍梅尼夫人非常乐意从事此项工作，她同老面条商作了一次会谈，意欲拉拢他，勾引他过来以派自己的用场；但是种种的诱惑，对方即使不明白拒绝，至少也是很怕羞，他的粗俗把她给气跑了。“我的宝贝，”她告诉她的朋友，“你在这个家伙身上什么都榨不出来的！他疑神疑鬼，甚至莫名其妙；真是各个畜鬼、笨熊、蠢货，只能招人厌恶。”

高里奥先生同朗倍梅尼太太会面之后，伯爵夫人从此就不愿再和他住在一幢房里。第二天她离开了公寓，把六个月的膳宿费全忘了，她遗留下几件破旧的衣服。佛哥太太火急火燎地到处寻找她，但在巴黎没打听到一点关于德·朗倍梅尼伯爵夫人的消息。她经常提起这件不幸的事情，埋怨自己太相信别人；其实她的疑心病比猫还要厉害，她像我们身边的许多人一样，总提防亲近的人，当她和第一个陌生人相遇时，却经常受骗。

这是一种奇怪的却又很现实的表现，很容易在某些人身上找到他的根源。可能有的人没法从一起生活的人的身上得到什么，将自己心灵的空虚暴露后，暗中自觉受着别人严厉的批判；而得不到恭维，他们却偏偏极感需要，或许自己素来没有的优点，他们努力地想使自己具备；所以他们想争取陌生人的敬重或感情，哪怕希望落空也顾不了。更有一些人，生来就是权势厉鬼，对朋友或亲近的人从不方便，因为那不是他们的义务，设法多为陌生人服务相比，能满足一下自尊心；所以在感情范围内离他们越近的人，这些人越不爱，而离他们越远的人，他们却大献殷勤。很明显佛哥太太上面两种性格兼有，骨子里却是鄙陋的、虚伪的，甚至恶劣的。

“我如果在这儿的话，”佛托拉说道，“我绝对不会让你吃这个亏！我会撕破那个女骗子的脸皮，让她当场出丑。那种嘴脸是我一眼可以看穿的。”

同所有心胸狭窄的人一样，佛哥太太从来不会跳出事情之外去追究它的原因。她爱把自己的错误一股脑儿地推在别人的身上。那次损失之后，她便认为老实的面条商是罪魁祸首。据她说，她从此死了心。当她认识到她的整个挑逗和打扮都是徒劳的之后，她立即找到了根源，认为这位房客像她所想的“另有所欢”。事实证明她那个美丽的希望只是一场无果的春梦，她从这个家伙的身上榨不出任何东西来，正像伯爵夫人那句一针见血的话，她倒是个内行呢！

从此佛哥太太对面条商敌视的程度，远过于先前的友谊。仇恨的根源并不是因为她的爱情，而是由希望落空引起的。一个人朝感情的高峰攀登，中途可能需要休息；而要从怨恨的险坡往下走，就难以停留了。可是高里奥先生是她的房客，为了每月价格不菲的房租寡妇还得克制着，不使受伤的自尊心发作，因此寡妇只得压抑着受了伤害的自尊心，把报复的念头深深地埋在心底，就像修士受了院长的气。每遇到小人时要发泄感情，不管是好感还是恶意，总不断地玩小手段。那寡妇以妇人